

劔

筭

劔筴第二十五卷

籠狙篇

凡三十四事  
凡三十三條

劔鼻

劔御

劔謝孟嘗君

奪劔挺

誠劔

劔刺船

劍斬郁成王

劍琕

劍遺兒

揆劍

抽劍却新婦

請觀劍

劍負人

劍割髮

詐取劔

使木人擲劔

詐劔斬張咨

禁劔

劔勿泄

謝劔

留劔

索挂劔

劍佩

階劍

弦投劍客

劍顛

劍于市

劍馭

朗人劍

請劍願先登

劍筭第二十五

豐稷錢希言譯註

訂正 黃陵張大猷授錄

籠狙篇

應變出奇不可語平仁義故曰籠狙及其濟也歸成於正

筭曰子列子有言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羣狙古稱智與衆同者非人師也爲其智之不大乎夫步于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故機詐權術即兵家竒變縱橫攻堅乘瑕之

道論劔者所莫能廢也夫以機詐權術  
用之于倉猝間者雖譎而不正何息之  
損君子亦節取焉予旣著謹廩廟戰諸  
策復采漢魏南北唐季之跡以譎智顯  
于劔者若而人系之于篇春秋無義戰  
自昔則已然矣豈謂紫色蠅聲而或妨  
朱亂雅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詩曰無教猱升木筴籠狙

劔鼻

定公十四年吳伐越

越報五年越子勾踐禦

之陳于樵李

勾踐越王

勾踐患吳之擊也

使歿士再禽焉不動

使敢死之士往觀焉吳所禽欲使吳師亂

取之而不使鼻人三行屬劔於頸

以劔注頸

同屬之欲反

而辭曰二君有治

治軍旅也臣奸

旗鼓

犯軍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

歸歿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



大敗之

左傳

劍御

張孟談

此下著書者美之也

便厚以便名

便安厚重也去權所

以安其重拾名所以安其名

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

於負親之丘

楚地

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

政也

此美襄子

耕三年韓魏齊楚

一作燕

下文有楚

無燕必有一誤

負親以謀趙

言五國昔約親今背之

襄子往

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

分則多十城

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以爲言矣今復來也

而今

諸侯復來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

負劔而御臣以之國

君自爲御

舍臣於廟授史

大夫

授談之吏以爲大夫示尊顯之也

臣試計之君曰諾

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

使妻之楚

長子之韓次

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談趙之謀臣而

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爲厚趙也

戰國策

劔譏孟嘗君

劍策

卷三五

雜錄

三

翠幄草堂  
二百五十八

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

爲臣

此遣其就國而爲之辭猶漢世所謂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

孟嘗

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

道中終

元作正

曰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

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

三窟僅

元作今

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

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

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于梁謂梁

元作惠

王文奔魏在昭王時此固辭不往事必在前史作秦王曰齊放其大

臣孟嘗君此非當時所稱追書云尔於諸侯先迎之者

富而兵強于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

將軍從故相爲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也遣使者黃金千

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

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闕之

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

之君臣恐愆遣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賁黃金千

斤文車二駟

文彩也服劔

王所自佩者

封書

一本

書下無一字則上當以卦字句

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

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臣開臯於君寡

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及國

統萬人乎

統攝理也

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

王之祭罷立宗廟於薛

前自靖郭君時既立廟矣今又請立

則所謂宗廟者非一王也

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

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

無繼介之禍者

介介通

馮煖之計也

戰國策

奪劍挺

秦癸閭左戎漁陽九百人

閭里門也癸閭左之人皆遣戍

也勝廣皆爲屯長

人所聚曰屯爲其長帥也

行至斬大

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

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

死死國可乎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

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事成有功然須

假託鬼神乃

可暴起耳 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

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

中

罾魚網也形如仰

蓋羅而舉之 卒買魚烹食得書已

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

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此言密于廣所次舍處旁

側叢祠中爲之

非成人所止也 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

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  
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已以激怒

其衆尉果辱廣尉劔挺廣起奪而殺尉

尉劔

自拔出廣  
因奪取之

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

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  
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  
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徇斬以東

史記  
漢書

### 誠劔

陳涉等起大澤中會稽假守通謂項梁曰



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  
先即制人後即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  
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  
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  
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  
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  
籍曰可行矣

眴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也今書本有作眴字者流俗

所戾耳

于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

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千

百人

數十百人者入九乃至百也

府中皆隴服莫敢復

起遂舉兵使人下收下縣

四面諸邑也非郡所都故謂之

也下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爲校尉候司

馬

漢書

### 劔刺船

項王使項悍拜陳平爲都尉

悍音下且反

賜金

二十鎰居亡何

亡何猶言無幾時也

漢攻下殷項王

劔筴

卷二十五

籠狙

七

聖權草堂

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  
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劍亡渡河船人  
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  
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羸而  
佐刺船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

漢書

### 劍斬郁成王

初貳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

道上國近道諸國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

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

之

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人

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

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奔今四騎士

縛守詣大將軍

謂貳師爲大將軍

四人相謂郁成

漢所毒

言毒恨也

今主將卒失大事欲殺莫適

先擊

無有主意先擊者也

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

郁成王桀等追及大將軍

漢書

劍璣

丞相朱博奏莽不宜有爵士請免爲庶人

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

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

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本

有作護字者  
流俗所改耳

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

吏上書寃訟莽者以百數

言其合官朝政  
不當就國也

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  
訟莽功德上于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  
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

姓孔名休  
宛縣人

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

其名與相荅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義進

其玉具寶劔欲以爲好

結歡  
好也

休不肯受莽

因曰誠見君面有瘕

瘕創痕也

美玉可以滅瘕

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

瑑音衛劔鼻也又瑑字本作琕从玉

琕聲後轉寫者訛也瑑白雕瑑字耳音篆

休復辭讓葬曰君嫌

其賈耶

言其所有價直也

遂椎碎之自裹以違休

休乃受及葬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

漢書

### 劍遺兒

沛郡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纔數歲失其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因聚族人爲遺書

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劔云兒年十五以  
此付之其後不與兒族人乃訟之太守司  
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婿  
復貪鄙畏害其兒且俾占女實寄之耳夫  
劔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知力  
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伸理其用慮深  
遠如是乃悉奪以與子

風俗通

揆劔



魏武嘗云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  
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心必動便戮汝汝  
但勿言當後相報侍者信焉遂斬之謀逆  
者挫氣矣又表紹年少時曾夜遣人以劍  
擲魏武少下不著帝揆其後來必高因帖  
臥床上劍果高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  
近近輒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慎之後乃  
佯凍所幸小人竊以被覆之因斫殺自爾

莫敢近之

廣芸小說

抽劍劫新婦

魏武少時常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至蘆中人皆出觀魏武乃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今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世說

請觀劍

劍筴

卷二十五

龍狙

七

翠幄草堂

劉璋請劉備璋將楊懷數間備備悟主人  
請璋子禕及懷酒酣備見懷佩匕首備出  
匕首謂曰將軍匕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之  
懷與之備得匕首謂懷曰女小子何敢間  
我兄弟之好邪懷罵言未訖備斬之

蜀漢  
木末

### 劔負人

魏武過城臯故人呂伯奢伯奢不在家人  
爲供具聞其食器聲疑其圖已夜手劔殺

八人既見食飲乃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令人負我

漢魏春秋

魏太祖過呂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劔夜殺八人而去

世語

### 劔割髮

魏太祖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背下馬持麥以相持于是太

劔筴

卷三十五 龍狙

七

翠樓草堂

祖馬騰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

曹瞞傳

### 詐取劍

鍾會字士季元常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兼行艸尤工隸書遂逸致飄然有凌雲之志亦所謂劍則干將莫邪焉會嘗詐

爲荀勗書就勗母鍾夫人取寶劔兄弟以  
千萬造宅未移居勗乃潛畫元常形像會  
兄弟入見便大感慟勗書亦會之類也會  
隸行艸章艸章並入妙

書斷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效  
會手蹟作書與其母取劔劔直萬金竊去  
不還也

魏志

使木人擲劔

刻

卷三五

龍垣

三

翠帽草堂

馬鈞字德衡扶風人也巧思絕世爲博士  
居貧常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  
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曰  
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  
者猶自然之成形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  
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二子言古無指  
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  
夫何遠之有隆朗以白曹叡叡使鈞作之

而指南車成時服其精妙釣居京師城內  
有地可以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  
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  
百倍于常其後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  
動戲以問釣可動否對曰可動戲曰其巧  
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瑯構  
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  
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



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創立出入自在百官  
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端

魏志

詐劍斬張咨

孫堅至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又不見  
堅堅詐得急病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  
劍將騎五六百入營省堅堅臥與相見亡  
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

吳志

禁劍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射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外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外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無外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楮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楮彼山賊恃其善禁了不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楮

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

乃有萬計

抱朴子

### 劔勿泄

北魏穆崇代人也其先世效節于神元桓  
穆之時崇機捷便辟少以盜竊爲事太祖  
之屠獨孤部崇常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  
後劉顯之謀逆也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  
之密遣崇告太祖眷謂崇曰顯告知之問

汝者丈夫當死節雖刀劔剝割勿泄也因  
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寧覺吾當以  
此自明崇來告難太祖馳如賀蘭部顯果  
疑着泄其謀將囚之崇乃唱言曰梁眷不  
顧恩義獎顯爲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  
雪忿顯聞而信之

魏書傳

### 謝劔

莊帝之將圖尔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

乃爲匿名書自牘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  
侃黃門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還復自  
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  
其不入榮毀書墜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  
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忽忽皆不見  
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郊  
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  
外及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攻意州

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至長子烏度律等  
共推長廣王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爲事  
類赤眉曄以世隆爲尚書令封樂平郡王  
加太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旣平京  
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  
何今天柱受禍按劔瞋目詞色甚厲世隆  
遜辭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

北史

### 留劔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道憐鎮江陵以彥之爲驃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爲侯彥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爲士庶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思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貳便

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旣不足恃  
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  
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彥  
之等欲即以彥之爲雍州上不許徵爲中  
鎮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譙晦已至  
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  
深布誠款晦亦厚結納彥之留良馬利劍  
名刀以與晦晦繇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



遣彥之鎮軍于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  
夏口彥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南史

### 索挂劍

憲宗之伐戎羯亂萃四方徵師以靜邊患  
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  
師人作叛逐其師又懼朝廷討伐因團集  
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爲患擇帥者久之  
京兆尹溫造請行憲宗問其兵儲所費溫

曰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覘其所求止一儒生皆相賀曰朝廷必不問其罪復何患乎温但宣詔勅安存至則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温亦不誠之它日毬塲中設樂三軍下士並任執帶弓劔赴之遂令於長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臨階南北兩行長索二條令軍人各于面前索上挂其弓劔而食逡巡行

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擘其索則弓劔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斬之五千餘人更無噍類其間有百姓隨親情及替人有赴設來者甚多並玉石一槩矣南梁人自尔累世不敢復叛余二十年前職于

缺

歷而記之矣

王氏見聞

### 劔珮

貞元三年五月渾瑊以充盟會使來辭且

受命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爲盟會副使司  
勳直外郎鄭叔矩爲判官渾瑊赴盟會所  
上令瑊統衆二萬餘人遣棗州潼關節度  
駱元光赴之上令宰臣召吐蕃使論結贊  
等於中書議會盟之所初崔瀚與尚結贊  
約復會於清水且先歸我鹽夏二州結贊  
云清水非吉地請會於原州之士梨封又  
請盟畢歸二州瀚遣使與結贊等同奏上

劍筴

卷二十五

龍山

三

翠嶺書堂

三五六

將務懷柔遠皆從之約以五月十五日盟于土梨對上召宰臣謀之先是在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對地多險隘恐蕃軍隱伏不利于我平涼川四隅坦平且近涇州就之爲便由是乃定盟所於平涼川時蕃使論結贊已復命遠追還而告遣之渾瑊與尚結贊會於平涼初瑊與結贊約以兵三千人列于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

及將盟又約各益遊軍相覘伺結贊擁精  
騎數萬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師城之  
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爲遊軍纔至番中皆  
被執留城不虞也結贊又遣人請城曰請  
侍中已下服衣冠劔珮以俟命蓋誘其下  
馬將劫持之城與崔漢衡監軍持進宋鳳  
朝等皆入幕次坦無它慮結贊命伐鼓三  
聲其衆呼譟而至城遽出自幕後偶得它

馬跨而奔歸時馬不加銜賊伏於鬣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遇而不傷焉唯瑊之裨將辛榮招合數百人據北阜與賊接戰須臾賊衆四合榮力屈而降鳳朝及瑊判官韓弁並爲亂兵所

殺舊唐書

階劒

太和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文宗

以溫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  
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  
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許以  
便宜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  
道征蠻之兵已迴俟臣行程至褒縣望賜  
臣密詔使受約束比臣及興元諸軍相續  
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神策  
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溫德彝邵陽都



將劉士和等咸令稟造之命造行至褒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迴謁見造即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暨發褒城以八百人爲衙隊五百人爲前軍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於廳事造曰此隘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曰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

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既畢傳言今  
坐有未至者因令昇酒巡行及酒匝未至  
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  
先覺者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帖息不敢  
動即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  
階立拔劔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  
使兵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  
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

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勅旨配流  
康州其親刃絳者斬一斷號令者斬三斷  
餘並斬首內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  
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尸於江

舊唐書

弦投劍客

唐滎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超捷聞家于  
鞏雒之郊嘗一日乘醉手弓履穴驅捷馬  
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

風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  
迷失道縱馬行見有門宇乃神廟也生  
以馬繫門外將正屋中忽慄然心動即匿  
身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宰宰然生疑其  
鬼因引弓振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  
衣短後阜衣負囊仗劍自空舍中出旣而  
倚劍揚言曰我盜也尔豈非盜乎鄭生曰  
吾家于鞏雒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

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于此仗劍者曰子  
既不爲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  
必經東廡下願子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  
去不然且歿于豎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  
弦致袖中旣解弦投于劍客前各以袖中  
弦繫弓上賊旣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  
生以滅口生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  
子果智者其臯固當歿矣生曰我不爲害

尔何爲疑我賊再拜謝生即去西廡下以  
避賊旣去生懼其率徒再來于是登木自  
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  
空舍中出泣于庭問之婦人曰妾家于村  
中爲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  
舍中弃其尸而去幸君子爲雪其冤又曰  
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  
之婦人讎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尸即馳

馬至洛具白于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  
之果得賊于田橫墓中

宣室志

### 劔顛

昭宗爲梁主劫遷之後峻奉諸州各蓄甲  
兵甚衆恣其劫掠以自給成州有僻遠村  
墅巨有積貨主將遣二十餘騎夜掠之旣  
倉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並囚縛之罄搜  
其貨囊而貯之然後烹豕犬遣其婦女羞

饌恣其飲噉其家嘗收菘若子其婦女多  
取之熬搗一如辣末置干食味中然後飲  
以濁醪於時藥作竟於腰下拔劔掘地曰  
馬入地下也或欲入火投淵顛而後什  
于是婦女解去良人執縛徐取騎士劔一  
一斷其頸而瘞之其馬使人逐官路筮而  
遣之罔有知者後地土改易方洩其事

玉堂

閒話

劍突

卷三五

龍組

三

翠幄草堂



劔干市

田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郭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命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從兵皆潰獨廳吏一人從息于江岸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无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實吾印劔詣陳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劔擊

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劔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榜懸印劔于市以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適廣陵歸高公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遂解印劔授之而送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

劔馭

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

齊州刺史瓊先降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  
瑾乃遣都虞候胡規出獻疑曰兄已降願  
貸瑾不死請以鎮委吏旣而啓延壽門陳  
牌印于笥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命瓊受  
之葛從周疑詐選勇士孫以迪等仗劍以  
馭瓊曰彼力屈不足疑瓊進前受印籥瑾  
單馬曰兄獨來密語耳始相及瑾令驍卒  
董懷進勾拽瓊墜馬乃發所匿刃殺瓊勾

戟突出牽入之須臾城上鼓噪擲瓊首于  
墀我軍失色梁祖哀慟久之斬軍謀徐厚  
署瓊弟玳爲齊州防禦使恩禮殊厚瑾竟  
奔城投揚州

北夢瑣言

### 朗人劔

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眞等以蠻兵  
三千陣于楊柳橋敬眞望韓禮營旌旗紛  
錯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

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劔擊禮不中軍中  
驚擾敬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  
創走至家而卒于是朗兵水陸擊攻長沙

唐關  
史

### 請劔願先登

唐祖末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鎮不順其命  
一日踈躁堅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  
師厚分兵攻棗強縣半浹旬方拔其壘是

邑也池湟堅牢人心獲悍晝夜攻擊以至  
疲竭旣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  
姓來投軍中李周彝收于部伍間乃謂周  
彝曰請一劔願先登以收其城未許間忽  
然抽茶檐子揮擊周彝頭上中檐幾仆于  
地左右乃禽之元是棗強城中遣來令詐  
降本意欲窺笑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  
辨誤中周彝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

言瑣

板橋王氏劍

五代馮暉魏州人軍鎮靈武行至梅戍蕃  
夷稍稍來謁暉頓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  
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  
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  
者及其騎從十餘人皆殺之

劍筭

唐出兵趣六合宋太祖奮擊大破之殺獲  
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爭舟走度江溺歿  
者甚衆于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  
有不致力者宋太祖陽爲督戰以劔斫其  
皮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劔跡者數十人  
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歿

宋史

### 劔招爪語

刁彥能字惠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



劍筴

卷五

龍目

三

三

州彥能少孤事母篤孝家貧無以養乃事  
節度使王茂章叛吳歸吳越彥能以帳下  
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於道左彥能泣  
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舍而從  
公敢請歿茂章哀其意許之乃馳還宣州  
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曰我從  
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衆信之稍  
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校用其子知訓